

江面上,他们头顶烈日擦亮航标灯

高温下的劳动者

8月7日下午2点,长江江面泛起的白光刺得人睁不开眼,位于武汉关对面的武汉航道码头上,长江武汉航道处船长桂建新正带领船员于邀千、李唐县、戴晓林、郑培杰准备出航。他们要在一天中最“毒”的日头下,在长江与汉江交汇处擦亮航标灯。

登船的第一道工序,是套上厚实沉重的橙色救生衣。人还没迈步,后背已湿透一片。为了视野开阔和操作灵活,于邀千与同事默契地舍弃了遮阳帽,任由阳光直射在脸上。

穿过晃动的跳板进入工作船,一股浓烈刺鼻的机油味混合着热浪扑面而来。狭窄的船舱过道仅容一人侧身通行,轮机轰鸣声震耳欲聋。仪表盘显示,驾驶舱内温度已突破60℃。闷热与油污味交织,形成一股令人窒息的压迫感。冲进休息舱,空调吹出的凉风才让人长舒一口气。“这是我们的避暑山庄,但待不了多久,马上就要出去晒太阳。”于邀千笑着说。

下午2点15分,工作船驶抵长江与汉江交汇处的汉口水道。白色的智能航标静静地矗立在水中,远远望去,像一块被烤得发白的烙铁。

“注意靠泊,稳住!”随着桂建新一声令下,于邀千和李唐县精准地将工作船切向浪花,贴近航标。此刻,甲板实测温度已达62℃。缆绳抛出的瞬间,两船牢牢绑定。在这个“铁板烧”似的作业面上,桂建新和同事们铺开“战场”。擦拭积满灰尘的太阳能板,清理航标灯透镜上的污渍,最后逐一拧紧标体上的固定螺丝。“别看螺丝小,松一颗,标体就可能移位,那就是大事故。”于邀千一边用力扳动扳手,一边大声喊道。手摸到哪里都是滚烫的,他们不得不频繁换手操作,或者垫上一块湿抹布。

仅仅过去了5分钟,他们的蓝色工装已彻底湿透,紧紧贴在背上,豆大的汗珠顺着脸颊、下巴滴落在滚烫



航道工人在两江交汇处的多功能航标船上开展维护作业。



航道工人于邀千和李唐县乘船靠近江中的一条多功能航标船准备登船作业。

的甲板上。“这不算啥,每天这么干,衣服上全是盐霜。”于邀千扯起衣角扇风,记者看到他肩上那一道道白色的汗渍,那是高温与汗水共同绘制的“勋章”。

暑期高温叠加汛期,是航道人一年中最忙碌的季节。除了日常的航标维护,他们还要开展水深探测,确

保航道尺度满足通航要求。在这片被烈日炙烤的白沙洲长江大桥至青山长江大桥35.2公里的水域中,常年养护着107座航标。

今年是桂建新在船上工作的第31年。长江两岸日新月异的变化,他感受得最为真切。“过去,江滩边大多是土坡、荒滩。现在,老旧厂房、破旧

码头全部改造升级,荒滩变成了连片的江滩公园。”桂建新望着岸边长堤上纳凉的市民,眼中流露出自豪。

对于桂建新和同事们而言,真正的“风景”在夜晚。每当夜幕降临,两江两岸华灯初上,尤其是每晚的灯光秀,从江心回望,巨大的“武汉晚安”字样在霓虹中闪烁。“逢年过节江滩边人山人海,大家都在看烟火,看灯光秀,我们也在看,但我们看的是安全。”桂建新回忆道。无论是横渡长江的渡江活动,还是跨年夜,当市民们沉浸在欢乐中时,他们必须打起十二分精神。

下午3点,解缆,撤离。工作船重新启动,向下一个航标驶去。江风并没有带来多少凉意,桂建新再次回到了驾驶舱。在他身后,那一艘艘被擦拭得锃亮的航标,在烈日下反射着耀眼的光芒,指引着南来北往的船舶安全航行。

文/记者程艳 实习生许雅桐 通讯员曹羽 图/记者喻志勇

用辛勤劳动
唱响我们的时代主旋律



在 希 望 的 田 野 上

